

三彩风·随笔

【若有所思】

人与城

□张会丽



婚姻这座围城是保护恋人的，而非束缚对方。

有一个女孩很优秀，她的男友在另一个小城市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。亲友都不看好他们的恋情，因为异地恋大多以分手而告终。

女孩却不动声色，在网上查阅关于这座城市的资料，叮嘱男友吃什么食物不上火，去湿气；关注那个城市的气温，提醒男友添衣带伞。男友抱怨某个地方不知怎么走，女孩告诉他，穿过小胡同向左走500米就到了，他顿时惊呆了。

半年后，女孩放弃家乡优越的生活，只身去了男友所在的城市。这个城市她从未去过，但这个城市在她心中已经出现过无数次，闭着眼睛就知道哪条街上有什么建筑物，哪里有美食……

这个故事让我唏嘘不已，我相信它是真的。一定会有人因为一个人，爱上了一座城。

有诗曰：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！”传说李夫人有倾城之姿，是汉武帝最宠爱的妃子，可正史上连她的名字都不曾记载。临死之前，她不肯见武帝，怕色衰而爱弛。

与这个故事相比，我更喜欢张爱玲的小说《倾城之恋》。白流苏与范柳原两个人在爱情长跑中不断试探对方，你进我退，不肯坦诚相待。当战争到来时，他们在硝烟中紧紧拉住对方的手，在废墟里对视，爱情一下子澄澈透明起来。白流苏虽无倾城之貌，却有倾城之恋，他们的爱情悲壮凄美。倾城之际开出的纯洁花朵，让人们在战争中看到了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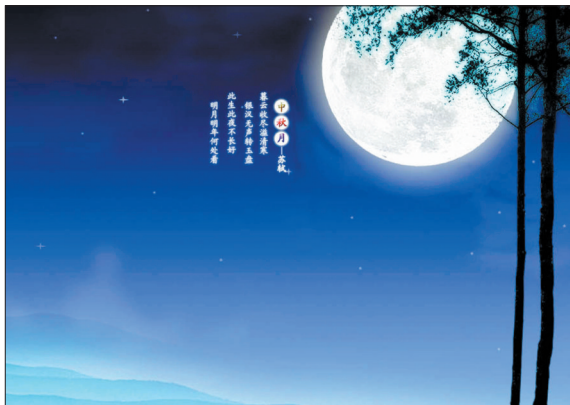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人与城，最经典的说法出自钱钟书之口，他把婚姻比作围城，外面的人想进去，里面的人想出来。可我总是觉得用围城比婚姻，作者或许是希望婚姻如围城般牢不可破吧。外面的人想进去，得走爱情的大门；里面的人想出来，一定是进去太久走得太远，忘了爱情这扇门的方向，要出去只能灰溜溜地走旁门左道。出去了，自由了，漂累了，是否会想起城中的平静或曾经的温馨，而又想进去呢？婚姻这座围城是保护恋人的，而非束缚对方。如果爱情在，谁愿走出这座城？如果爱情不在，谁愿在里面多待一分钟呢？

钱钟书写下了关于婚姻和围城的著名言论，可他不是与夫人杨绛携手一生，不离不弃吗？

【生活手记】

中秋杂咏

□李黄飞



尽心调养，通透达观。尽情欢愉，益寿延年。既是后人希冀，也是故亲期盼。

今年的中秋节有点儿沉重。月亮躲在云层中扭捏。我站在窗前仰望许久，一声叹息。儿女京城打拼想回未回，父母与我们阴阳两隔，陪伴我们老两口的是一盘月饼、一盘石榴和一盘葡萄。

我们端起红酒，举杯无明月，只觉味苦涩。

苦涩，还因上午未能参加同事的葬礼。外甥专程从外地来看望我，时间冲突无法脱身。1980年，我还是一名青工，因曾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刊发小说头条并被译为多种外文，适逢《洛阳日报》复刊，这位同事和报社一位领导前去调我，从此命运改变。先生于我有恩。后来，他一直喊我“伙计”，我一直叫他“木”，亲切中不乏尊重。好人走了不能相送，留下的是愧疚和遗憾。

老伴说，看月出来没？她不愿郁闷。月还是没出。难道月亮生气了？她调侃。藏猫儿呢，她又笑。月亮在云层中穿行，时隐时现红红黄黄羞羞答答。一抹重色从月中穿过，我全身一震，好似有人在向我招手。

那年中秋夜，也是阴天，我带妻儿去看父母。虽无月光，父母却高兴异常。我们很晚才归，过马路时儿子喊：“看，那不是月亮吗？方的。”我和妻子一愣，只见远处父亲打开窗户向我们招手。灯光将窗户映得很亮，黑暗中真像悬于半空的明月。我说：“是月亮，还有个老嫦娥。”空旷清冷的马路上空，荡漾着一家四口的笑声。

岁月匆匆，月是人非。我打开电脑，见一文友来信，方知上海今夜虽是晴空，友心却苦。文友写了一篇短文，怀念已逝三年的弟弟：“今夜月明，十分圆满。不敢抬头，望天。弟弟，天上可好？你在做甚，凉必，俯瞰天下，也是怀想。温暖人生，也有明察。人间苦难，百病丛生。归去，也是来生。这样一想，我心释然。暂时别离，早晚团圆。如今夜，一轮皓月，再无牵挂……”

我看后心头愈发沉重。佳节思亲，人老多念，不能分忧，绝不添乱。思忖良久，如何相劝？报载，毛泽东晚年不断呢喃南北朝诗人庾信的《枯树赋》：“昔年种柳，依依汉南；今看摇落，凄怆江潭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”流露出对自然规律的悲凉无奈。

有趣的是，蒋介石晚年常常嗟叹的是北宋才子黄庭坚的《清明》：“贤愚千载知谁是，满眼蓬蒿共一丘。”

一对死敌，哀生命竟出奇一致。怪乎？非也！人性共鸣。领袖尚且如此，何况百姓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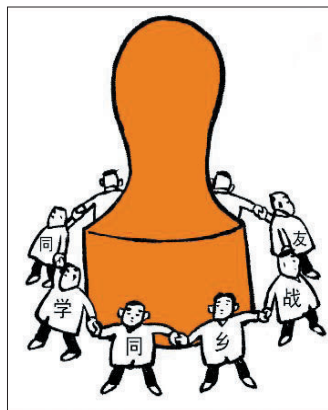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自古谁无死？活到这把年纪，世事早已看淡，名利早已厌倦，唯剩亲情眷恋。想父母、梦亲人、叹人生、颂自然……这折磨便是唯一，便是圆满，便是幸福，便是余生的支撑和消遣。倘若无此，人就是动物，行尸走肉还不如滚蛋。尽心调养，通透达观。尽情欢愉，益寿延年。既是后人希冀，也是故亲期盼。这老命，在沉重中又泛出一抹亮色。因为，夕阳已不再是顾影自怜，除了温润多情的晚霞，还有残存难舍的白昼，以及即将诞生的星辰……

回复完毕，我心绪稍平，再推窗望月，月又隐于云中。外面是一条刚修的马路，没有路灯，噪声乱耳。借着小区围墙的灯，忽见一女子拉着孩子走过。我下意识地挥挥手。奇迹发生了，那孩子看见了我，竟也蹦跳着招手回应。那一刻，我笑了，真的好生感动。他一定把我当成了天上的吴刚，而我也陷回多年前的梦境……

【说古论今】

闲话圈子

□寒石



圈子虽然满足了圈内人的情感和利益诉求，但也难免有负面效应——“圈套”。

圈子自古就有。物质的圈子相对简单，就是一个环，不同材质的环组成大小不同、颜色各异的圆，即一个个圈子。民间有箍桶匠，就是专门打理圈子的。

其形成最初是出于生存的需要。物以类聚，人以“圈”分。人类历史，说白了就是不同大小、形形色色的圈子分分合合的结果，从原始群落进而形成了氏族、部落、国家。国家也有洲际之分，贫富之别，所以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自己的“圈子”，比如日本“脱亚入欧”，土耳其加入欧盟，还有东盟、北约、独联体、WTO、国际足联等，都是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子。

人是情感动物，不光要吃喝拉撒睡，还有倾诉的欲望、利害的权衡，圈子恰好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和机会。在圈子里，人们可以敞开心扉、尽情挥洒。思想感情的表达是圈子存在的本质，也是圈子打上政治、文化烙印的外在表象。

每个人几乎都与圈子有关，有几个好同学，便有一个同学圈子；你喜欢打牌，就会有一个牌友圈子；你喜欢摄影，就会有一个摄影圈子……在遇到高兴事时，你便知道应该找哪些人去分享；你想做某件感兴趣的事儿，便会找有相同爱好的人一起做。

圈子有隐形的，也有公开的。比如，网络上的论坛、博客等，是公开的圈子；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纠集在一起，这个圈子便是隐形的。

圈子也不是静止的，不断有人加入，又不时有人离去，绝不是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一个圆圈，白骨精等妖孽就一定进不来。就像人各有特性一样，圈子也有自己的特征和风格。

圈子虽然满足了圈内人的情感和利益诉求，但也难免有负面效应——“圈套”。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长期生活在一个圈子里，自然会染上圈内人共有的习惯和嗜好，为圈子服务，丧失了自我应有的理性，甚至铤而走险。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大款扬言，我让某官员几点到，他不敢不来……官员被“套牢”的背后，是组织和政府的形象被践踏。作为一个拿着百姓俸禄的人，如果你想干净为人，清白为官，当面对各类向你敞开的圈子时，就一定要审慎。

说至此，有人可能要问：绕来绕去，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圈子？坦白地说，我一介草民，自然也不能免俗。我喜欢涂鸦，似可划入某种“写作圈”。但我是本色为文，率性为人，跟别的圈友一样，只是自娱自乐而已。且让自己“圈着”，无妨。